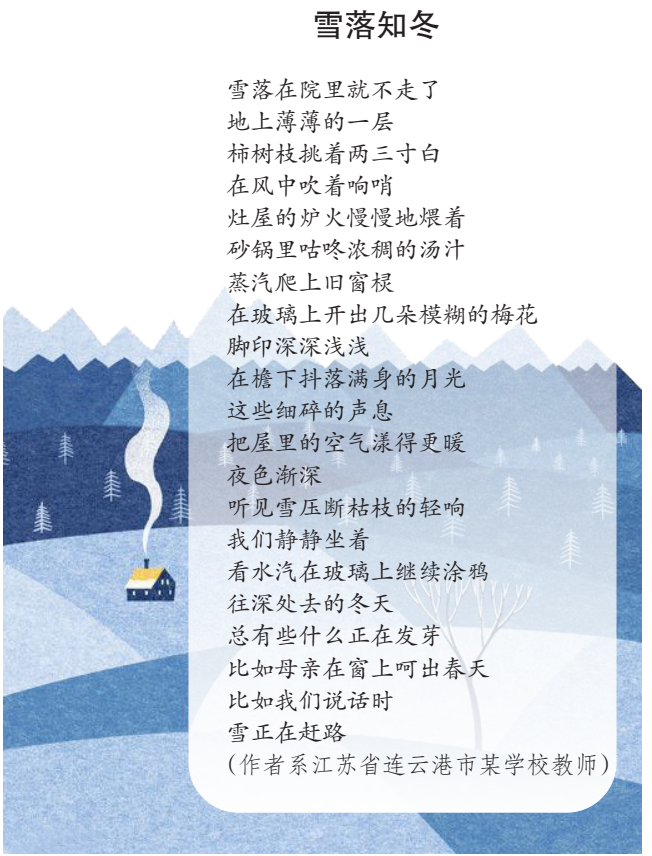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炊烟突然有了弧度  
是北风在试穿  
母亲做的花棉袄  
霜翻阅屋顶的瓦楞  
乡亲们把白雾赶过桥洞  
他们的围巾裹着渐淡的雁叫  
冰花在教室窗楣上集会  
小手呵出热气  
画出融化的海岸线  
灶屋的灯火总是先于暮色  
抵达椋树枝头  
裹着柴火清蓝的信笺  
我们跑向院门时  
门上裹着薄冰  
像母亲未说出口的叮咛  
冬日的来信  
向来只写一行  
你抬头 天空便飘满地址  
而大地正默念  
所有返程的车次



## ■点 评

# 微光初照处 温情涌动时

□中霞艳

《文艺报》“微光”版推出的作者多为新鲜面孔,他们的写作处于起步阶段,字里行间洋溢着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盎然生机。

李坤的冬日诗十分应景。在隆冬,我们渴望温暖,总是很容易想起年迈的母亲、黄昏的炊烟和故乡的苦楝树,温情漫卷,院子里的积雪也散发着明媚的光泽。李坤用最亲近的人物、最日常的场景搭建起诗歌的舞台,任思绪自由流淌,“我手写我口”“此中有真意”。人间烟火值得一代又一代反复吟咏。

王举芳的散文《外婆的独家美味》详写外婆带我发豆芽的过程,娓娓道来,每一个步骤都很仔细,充满外婆对生活的深情和对家人的爱。首尾呼应的是外婆的手握紧我的小手,念想就在这盈盈一握中代代相传。豆子将自身的全部贡献给豆芽,外婆对我亦然,倾其所有,爱在瓜瓞绵绵中传承出新。

张青的《两个门卫》是不到两千字的短篇小说。“门神”大方热情、满口方言、喜助人,眼里全是活儿。“福娃”年龄小、个子小、胆子也小,还腼腆、内敛。元宵节,两个门卫同框,“福娃”竟是“门神”的儿子。小说用横截面写出了门卫的善良淳朴,写出了他们与社区居民间的融洽和谐——如年味一样浓郁的人情味,真正的写作是从最易掠过的日常中发现故事与生活的滋味。

王刚《东岳村的花鼓》写东岳村的花鼓戏代代传承,随着乡村振兴还有了专业剧场,旁边是“乡创”销售,陈皮、腊肠各种传统土特产也进行创造性转化,声名远扬。结尾处对前面细致铺垫的乡村戏剧生活进行升华。戏剧携带着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生活经验,凝聚着民族文化的根脉,在乡村生生不息地流传。

这些作品是对温暖事物的追怀,在平凡的人生中发掘深情,让文字赋予记忆光芒,让语言纷纷望插上翅膀。它们祛除隆冬的严寒,迎接丰美的春天。

(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)

# 东岳村的花鼓

□王 刚

——

我刚从学校毕业那会儿,时光有闲,去东岳村看望一位老同学。我们早早地吃过晚饭,老同学忽然来了精神,问我喜不喜欢看地方戏。我想,乡村有啥好戏?但还是和同学沿着弯曲的土路出了门。

夕阳还挂在村头的树梢上。老槐树下的稻场上围着一群放学的孩子们,叽叽喳喳地坐在地上玩起了捡石子,另一边有三五人顺次在跳方格。还有两个大些的孩子忙碌着摆弄一个小方桌,拼接方桌的几块面板已磨去了棱角,桌面已褪色变黑,桌腿也长短不齐。

“这回可要支稳当哈,上回王大爷一使劲就打翻了方桌。”“今晚还是王大爷唱戏?”

“说是要请翁大爷,不知道人家来不来。”

在他们的对话声中,老同学给我讲,东岳村的花鼓戏与别处不同。最初是一人打五件乐器,随时随地,村民点什么歌,就唱什么曲。也可以现编现唱,见什么人唱什么曲。后来,有两人一唱一和进行表演,可演一些情节简单的小戏。翁大爷要是不来,就只有王大爷一个人唱了。

说是看戏,却不见戏台,也没有座位。我们先在村庄附近溜达,处处都是稻草经雨水发酵的味道。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,一边是一大片水光潋滟的池塘,另一边是一片静默的稻场。池塘里的水面倒映着夕阳的橙光,将稻场上的石碾、稻壳和边沟里的细草都映得暖融融的。不一会儿,村民们陆续续续从地里收工回来,男人肩扛犁耙,赶着老牛,哼着小曲。女人手挎筐子,肩荷锄头,带着一些青草或是一些萝卜青菜,说笑着往回赶。“哎——”的一声,村民打开了两扇永不锁紧的大门,迈进了自家的门槛。农家小院大多是正屋带厢房的格局,土坯房建筑居多。在一片土灰的村庄中,偶尔也有一两处青砖灰瓦的房屋,据说多是祖上大户留下的。村庄的喧闹开始了,上空很快弥漫起青青的炊烟,袅袅轻舞,又轻轻散去,为村庄泼上一层浓淡相宜的水墨。

暮色渐浓,不断有村民手提小凳子,往老槐树下聚拢,自觉地坐在了树的周围,聊起了家长里短。有的开始挂帘子、清场子,有的开始摆置王大爷的打五件。同学说,王大爷的打五件是祖上传下来的,丹凤木制架和上面放着的大锣、小锣、鼓、钹、梆子五件乐器,都有些年头了。只是那把脱了漆的二胡,说不清它的来历。

有人吆喝起来,王大爷怎么还不来呢?

老同学说,王大爷在村里唱了几十年花鼓戏,大人小孩都称他是“花鼓王”。天气好的晚上他都要来稻场上唱上一两曲,亮亮场面。旁边看戏的大人小孩有时不自觉地摸上他的打五件,“嘿咪、嘿咪……”伴奏起了。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来伴奏,王大爷都能配合着一曲接着一曲地唱。过去王大爷一个人打五件,走街串巷拜门子,主要是为了挣些养家糊口零用钱,顺便也练就了唱花鼓的好功夫。如今在村里唱就是图个乐,图个热闹。

“大家让让,今晚我请来了翁师傅为我们唱上一段,也让我们好好过过瘾。”王大爷突然出现,大家一阵欢呼。

老同学说,翁师傅这个人不简单,虽说是我们文殊乡

# 两个门卫(小说)

□张 青

清早下楼买早餐,柳芸发现门卫卫换人了。

新来的门卫卫个子不高,年纪不大,圆脸上挂着自来笑,就像民俗年画上走下来的福娃;而之前的门卫卫,更像是一尊门神。

“门神”身材高大,剑眉长目,有着“关二爷”般红润的脸庞。每当有人进出时,他一边拉开铁栅门,一边热络地招呼着。他的阔嘴迸发出一连串短促的爆破音,像炸响的鞭炮,轰得人双耳嗡嗡作响。几乎每一次,柳芸都无法听清他究竟讲了什么。

但他的热情是毋庸置疑的。时间一长,柳芸明白了,他无非是借擦身而过的瞬间,跟大家分享一些来自这栋楼的信息。比如“顶层的老人家一个月换了三个保姆”“十五楼丢去的小博美找回来了”“八楼昨晚又生了个女儿”……这些事儿,够不上八卦是非,大家听过也就随风散了。偶尔,有好奇的业主会停下脚步跟他多聊几句,他便受到嘉奖似的,红润的脸庞浮现出陶醉的笑容。

渐渐地,柳芸也能听懂他的话了,并适时做出回应。他起句突兀,开始两句照例是听不清的,柳芸也没打算听清,随口用“谁呀”“什么事”“这样啊”敷衍着,二人合力完成一段叙事。总是要等到了进电梯,整件事才会后知后觉地呈现在柳芸的脑海里,就像鞭炮炸响后的余烬。

如果没有后来的事,柳芸或许会一直跟他寒暄下去。寒假将至,学校工会给每个老师发了一袋米、一桶油、一箱水果,同事帮忙把年货送到了门房外。期末改了两天卷,柳芸的腰痛病又犯了,她打算慢慢把年货挪到电梯间。

这一切,门神早已尽收眼底。他旋风般卷过来,左手一袋米,右手一桶油,脚不沾地奔电梯间而去,一边回头对柳芸说,放下放下,我来拿。

哪能什么都让别人拿呢?柳芸被他的热情感染了,搬起水果箱紧随其后。怎奈腰腿不得力,只听“咯噔”一声,一阵锐痛传遍全身,她咬着牙蹲了下来。

这天夜里,柳芸被腰疼折磨得辗转反侧,熬到东方渐白才勉强睡着。老天像是体谅她的苦衷,没过几天,“门神”换成了“福娃”。

业主进出时,福娃最大限度地拉开铁栅门。他扁着身体靠墙站着,恨不能把自己贴回到年画上去。少了门神的寒暄,热闹的门房一下子空了。门神为什么突然离职呢?是老家有急事?还是他不想干了?这些想法宛如接触不良的灯泡,偶尔在柳芸的脑海中闪烁,

“嗯,不错!是翁大爷的关门弟子。”

“听说,演丈夫的姓方,是她的丈夫。”

“哦,听听人家这两口子唱的,还真不错,真是功夫学到了家了啊。”

她们说得很投入,很兴奋,满脸洋溢着骄傲。虽说传承不易,而在东岳村却似乎轻而易举,因为有人缘于挚爱而坚持去做。

“说出来就出来,夫妻见面多哇哈多恩爱,呀呀呀呀呀呀嘿……”

这唱腔还是那个活泼喜巧的唱腔,伴奏中却多了许多乐器声。二胡、电子琴、笙、大提琴,它们演奏出丰富的和声。同学说,近年来许多热爱花鼓艺术的年轻人,深入乡村创作和改编了很多优秀作品,大大丰富了东岳花鼓的传统文化。

三

花鼓剧场虽说是新建不久,在周围十里八乡却小有名气。戏台前面的两侧各有一扇屏凤,与上方的屏凤连在一起,组成一个“门”字形。它虽然缩小了舞台的视域,却正好适合花鼓戏演出人员少的特点,既可以遮挡伴奏和演员幕后的准备,也方便演员的出场。屏凤是仿古的花窗镂空样式,多是“寿”和“卐”的纹样,线条简洁明快。上方的长条屏凤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黄字的匾额,“盛世和声”四个行书大字跃然匾上。匾额两端雕刻有一些与戏曲相关的图饰,这让戏台有了繁美的气派。戏台的下方是宽敞的大厅,摆放着旧式的方桌和大大小小的茶几,方桌和茶几的周围摆放着一个个圈椅。在欣赏台上的演出时,有人跟着节拍点头摇脑,有人学着比划手势。更忙的一是一群男女青年,他们手举手机一刻不停地录像。东岳村里闲来无事的老奶奶们,也坐在后面的空位上,手里纳着鞋底,跟着戏词轻轻哼唱。旁边刚会走路的娃娃,都在大人怀里跟着节奏“呀呀呀”地晃脑袋。

花鼓剧场是与“余粮乡创”相连的,前来看戏的人都会穿梭于“余粮乡创”的展柜。宽敞明亮的展厅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,“陈的心肝”红茶、“东岳土烧”酒、“有盐在先”油条挂面、“油菜花”帆布包、土蜂蜜、咸麻鸭蛋……人们看着每一样产品都会爱不释手,心生喜欢。村民崔红梅是这里的网红解说员,她说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故事。

“您喝的这款红茶,叫‘陈的心肝’,为啥叫这个名字?”

“种植、养护、炒制这款茶的茶农叫陈文显,他说茶的时候会在说自己的心肝宝贝,滔滔不绝。我们给他的茶取名‘陈的心肝’。他们一家三代人一直做茶不止,我们在茶的包装袋上留有他们祖孙三代的三个手印!寓意是生生不息。”

“那边是‘有盐在先’油条挂面。当地有句俗语是‘腊肉汤下挂面,有盐(言)在先。’朴素的生活常识,道出了我们百姓诚信踏实的做事风格。”

老同学说,东岳村的“余粮乡创”是由文产特派员“村理人”创办的。这可是东岳村的宝贝疙瘩,它升起了东岳村的人间烟火。“村理人”打理着村里大大小小的事,像“蓝莓主题研学”“稻田小火车”“冷酷火锅店+咖啡厅”,这些新事物在乡村热闹着呢!

我忽然明白,东岳村的花鼓戏,从来不是什么稀罕的曲儿。那和弦声、唱腔声,裹着村庄的烟火、花香、丰收和欢乐,融进了东岳村的日月升落,成了村里最软、最暖的那缕阳光。只要这花鼓声还在,东岳村的日子就永远有滋有味,热热闹闹。

(作者系河南省光山县某中学教师)

# 外婆的独家美味

□王举芳

进入腊月,家家的屋檐下又开始飘香了,各种煮肉、炸肉的香混合成浓浓的年味儿。我记忆里最难忘的年味,是外婆制作出来的,那样清新、爽口,隔着遥远的岁月,依旧让我魂牵梦绕,因为那是外婆的独家美味。

小时候,腊月十七八的冬日暖阳里,我和外婆坐在草席上,草席上铺满了黄澄澄的豆子。外婆教我挑出那些干瘪的或碎了豆子,因为坏了的豆子不会发芽。阳光下,外婆的脸上闪着温暖的光。每隔一会儿,她就把我的小手握在她的大手里,又搓又哈。外婆的手很粗糙,却很暖很暖,常常在瞬间,就能让我的小手变暖。

豆子挑好后,放在大盆里,倒上水洗干净,再用温水泡一晚上,泡到豆子涨开,微微鼓起。淘洗干净,沥干水,把豆子放进泥瓦盆里,上面盖上一块干净的纱布。发豆芽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。

外婆把泥瓦盆放在火炉边,每天打开纱布给豆子换一次水,每次都要沥干水,顺便把纱布洗一下。每隔两个小时,外婆都要转动一下盆,以便让每个豆子都得到温暖,从而积聚起发芽的力量。

在外婆的呵护下,豆子们睁开睡眼,在“阳光雨露”里,竞相生长。三四天后,豆芽就长到了一寸多长,可以做菜吃了。

外婆抓起一些豆芽放进锅里煮。水开后,再煮十几分钟,直到把豆芽煮熟煮烂,这样能祛除豆腥味儿。煮熟的豆芽捞出来,放在漏勺里凉着。等凉透后,放进小盆里或者大的碗里,然后放入适量的盐、少许味精,拌制均匀后就可以食用了。

外婆腌制的豆芽咸菜吃起来清新爽口,脆嫩鲜美,让人回味无穷,给充满鱼肉的餐桌添上一道素雅之味。

生好的豆芽外婆还会拿到集市上去卖点钱,贴补家用,也给盼年的孩子每人做一件过年穿的新衣裳。

那一年冬天我去看望外婆,馋极了外婆的豆芽咸菜。生活富裕的舅舅,早就不让外婆发豆芽了。而我是那样想吃外婆做的豆芽咸菜。外婆看出了我的心思,默默挑选豆子,洗净,用温水泡上。第二天,外婆淘洗肚子胀鼓鼓的豆子,把盛豆子的泥瓦盆放在炕头上,盖上一层纱布,又在纱布上盖上一张小被子。

外婆把炕烧得暖暖的,但不能太热,太热了豆子受不了,被灼伤,就不会发芽了。

三天后,我如愿吃到了清新爽口的豆芽咸菜,并带了一些回城。那些豆芽咸菜让我的口舌清新,也让我的心清爽。

外婆的豆芽咸菜,在记忆里洁白莹亮,闪着黄澄澄的光晕,如一只只温柔的触手,一寸一寸温暖着冬天,也把索然无味化作馨香,给富足的人生添一份淡然、一份素净、一份原始的本真。

(作者系山东省新泰市自由职业者)